

全球化與學術生產

2003/12/21 文化批評論壇

瞿宛文

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非同小可，但在各領域的作用不一。學術生產說來應該主要是一個由國內資源支持，以國內「消費市場」為主的生產活動，雖然它運作規則不同於一般商品生產，但卻仍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很大的影響。

就商品生產而言，全球化意味著參與國際分工，台灣要生產什麼樣的商品，則取決於國外顧客的購買意願，檢驗準則非常具體現實。學術生產不同於商品生產，雖說是整個社會在支持著學術活動，但是生產的效益並不是直接由顧客（社會）的市場購買行為來檢驗，除了國家的干預主導之外，主要是由學術社群自行決定，決定標準、如何評鑑、如何獎懲、如何分配資源。

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後進國家的影響，主要在三方面顯現，一方面國家更講求所謂的國際競爭力，因而加強要求學術生產對經濟競爭力的貢獻，加強要求效益。另一方面，自由市場的邏輯也日益深入人心，主事者皆認為要用獎懲結構做誘因，設立清楚評鑑標準，依據效益評估結果分配資源定奪升遷，同時，在競爭之下，評鑑頻率不斷提高，好似多做評鑑就會帶來進步。

第三，更重要的是學術社群在全球化風潮之下，一味的援用所謂「全球化」的標準來作為學術評鑑的準則。而既然最好用清楚的、量化的標準以便經常評鑑，因此國外（美國）現成資料庫的收錄紀錄（如 SSCI 等）竟然就成了現成的、極有用的標準。

在此要再次指出的是，若繼續與商品生產作對比，學術生產的全球化，並非源於美國市場「需要」台灣學術市場的廉價勞動，而是由於台灣學術社群的競爭型態所導致的結果。

在當地學術社群中，大家互相競爭絕非壞事。但是在美國/西方的知識霸權籠罩下，「爭取西方肯定」這動機因素常會在後進國家帶來扭曲性的後果。後進國家原先的學術社群多半會顯得傳統不現代，或者鄉愿落後，因此自有積極進取者會開始以能夠得到西方社群的肯定（在美國期刊發表）來驕人，其上者所顯示出的嚴謹而看來科學化的方法與內容，當然非傳統學者所能敵。在後進國家人文社會學科「現代化」的過程中，一些看來比較「科學化」的學科，如經濟學等，很容易就擔任先鋒的角色，率先「現代化」、「科學化」、全球化/西方化，同時也率先在評鑑中引入「美國化的數量標準」（如此稱呼，是因為美國學術評鑑主要依賴同儕實質評鑑，雖可能會採用論文被引用次數或作品影響程度等指標，但不

會用被 SSCI 等資料庫收錄次數為標準)。

如此引用外來的標準會有何扭曲性的後果？在此先以社會科學中領導風騷的經濟學為例說明。若對歐美學術風潮的起落發展稍作瞭解，就可知道這些學問是當地學術社群因時因地、以及當時他們的競爭條件而發展出來，除了其必然會受到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之外，每個學科社群難免會有隔離封閉性，必須不斷受到外界的挑戰以及自身定期的反省，才能維持學科健康的發展。再則，人文社會科學都無法獨立於意識型態，號稱科學性只能是種幻覺或本身即是種意識型態，千萬不能當真。由美國絕對主導的國際經濟學界，或因自視科學性較高，因此是社會科學中少數沒有進行過自我反省的學科，不過近年來法國、英國劍橋以及哈佛等校經濟系之研究生，紛紛陸續發表宣言，要求經濟學界對教學進行改革，要求逃離想像的世界、廣納多元取向、與現實連結、並反對不知節制運用數理模型。主流經濟學雖向全球宣揚自由市場，但各校研究生一致指責現今經濟學已為單一取向所壟斷，實不足為外人道也。後進國在向美國取經之際，照理應注意這些問題，而非盲目追隨。

不過後進國家為了「追趕」，就常顧不得這些較精緻、較真實的問題，只顧著要確定「先進標準」，然後忙著「趕上」，「趕上」後就有了像考完試般的輕鬆感（答好了西方老師出的考卷）。後進國家學者多忙著趕上，比較不易對西方學問採取較具批判反省的態度，尤其這二十多年來，西方經濟學界流行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學派，其意識型態意味甚為濃厚，不幸常導致後進者容易對自由市場教條投入太多的信仰。

除了對學科本身的掌握與檢討闕如之外，還有議題選擇的問題，以及其所隱含學術資源配置的問題。後進者因為以在美國期刊發表論文為最高目標，因此就議題的選擇而言，必須追隨美國學術市場的風潮，或許是正流行的某類型的抽象數學模型，或是與美國現實相關的議題，這都意味著以後進國相對稀少的學術資源，反過來支持美國的學術議題研究。再則，即使有經濟學者進行與台灣經濟有關的議題，但是因為受制於所受的美式訓練，問題意識多半為美式，而未必是從台灣發展觀點出發。譬如，美國做為全球領導，不需要「追趕」，美國經濟學所關心的主要是靜態資源分配的效率問題，最多加上分配公平問題，亦即主要關切價值就限於所謂效率與公平相權衡之問題。但是後進國家其實最重要的是要「追趕」、要發展成長，都是動態的考量，在經濟快速成長結構迅速變遷的情況下，靜態效率問題實為次要考量，但在台灣經濟學者相關研究中，效率（而非成長）仍多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。台灣戰後成長快速，甚至被人稱為經濟奇蹟，照說當地學者對此議題之研究具有比較利益，但是弔詭的是，台灣經濟學者卻甚少研究此議題。主要恐因大家認識到此議題在廣大的美國市場性屬偏僻，要能在美國發表論文遠不如追隨美國主流議題做研究。

總之，後進國家如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全球化現象，並不是一種「國際分工」，而是在美國文化霸權籠罩之下，我們自行援引（我們所認定的）美國標準來作為互相評鑑的準則，這可能導致盲目追隨西方理論，同時造成投入眾多學術資源研究美國主流議題，以及以美國的視野與問題意識來探討當地議題的問題。

後進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該如何發展呢？回歸傳統當然是一空洞不存在的選擇，即使傳統若未全失也不可能完全符合現代化社會的需要。我們需要向西方學習早已不是一個問題，而是如何向西方學習，如何從我們的需要出發來進行學習，如何落實如何在地化的問題。

人文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，我們若要能在這些方面對人類做出貢獻（得到西方肯定？），必然是要奠基在我們對於自己經驗的研究成果上，這是我們的「比較利益」，凸顯我們的特色是我們能真正參與「全球化」的方式。當然更不用說，當地的人文社會科學原本就應該是要服務於當地社會的需要。我們社會其實已經在各方面有長足的進步，應該要努力脫離因缺乏信心而一味依靠西方肯定的階段，我們學術社群也應該脫離因無信心，而一味的依賴絕對化數量化標準的階段。做不到這些，學術在地化也就談不上了。

發表於 2003/12/21 文化批評論壇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與文化研究學會主辦，台北市紫藤廬。

附錄：

孤僻自賞不足為訓 法國學生要求經濟教學多元化

2000年6月，一群法國經濟系學生通過網路，發布宣言，抗議經濟學界「運用數理模式，不知節制」。他們呼籲，經濟學理當廣納更多元的取向，他們強調經濟學要能與經濟現實，有所對話。英國社會主義經濟學界在1970年創辦的<<資本與階級>>（年出三期），在2001年第一期轉載該宣言以示支持，<<台灣社會研究季刊>>亦在此翻譯介紹，共表同心。

我們是經濟學界的學子，對於歷來加諸我們身上的經濟學教義，難以釋懷，在此宣達不滿，這是因為：

1. 我們自有期盼，我們要逃離想像的世界！

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選擇學習經濟學科，是因為我們亟思深入了解當下公民日夜均須面對的經濟現象。然而，吾人所受教導的絕大部分，都是新古典理論，或自此源生的取向，總體來說，它們無法回應我們了解現實的要求。這個典範自稱要超脫須臾短暫的變動，此一說法誠然有其正當之處，但它卻從來不肯回歸現實百態。人類歷史長河的繁複事實、各種典章制度的運作，以及各種歷史動能的行為及策略之研習等等經驗面向，在此視野之下，幾乎已經無復存在。尤有進者，經濟學的這個教學鴻溝、經濟學的這種罔顧具體的與活生生的事實，對於自期之人，對於有志從事經濟與社會行動的人，不啻是製造了巨大的難題。

2. 運用數理模式，不知節制，我們深表反對！

以數學作為工具，並加援用，有其必要。惟若完全以數理規格化為馬首是瞻，反客為主，不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，那就真正是精神官能的分裂，自我崩解於真實的世界。規格化之後，建構習作與操弄模式也就更為容易，但這樣的習作與模式的意義，僅限於尋此發現「好的結果」（也就是從最初假設所推論得到的邏輯演繹），這樣才能寫就「好的論文」。就在科學的面具裝扮之下，諸如此類的習作有助於同儕評選，卻從來對於我們對當代經濟各種辯論所提出的論題，毫無回應能力。

3. 經濟學的研究，取向要多元，我們如此要求！

課堂講次，無暇可供反省，師生卻已習以為常。逼近經濟問題的各種取向，師長通常僅教導其中一種。如此，經濟的真實就好像「只此一家」，通過一種純粹的公理式的過程，萬事萬物的解釋，已在其中。這是教條，吾輩拒絕接受。我們要求學習多元的取向，以此因應複雜的客體組合，以此因應大多數經濟大問題的不確定性（失業、不平等、金融市場的角色、自由貿易的利弊、全球化、經濟發展等等）。

4. 我們謹向吾師呼籲：猛覺醒，否則為時將晚！

吾輩深知，我們的師長教授都已自陷困境。雖然有此領悟，我們仍向了解吾輩呼籲的師長，仍向也冀求改變的師長，作此訴求。改革必須認真、必須快速，若不如此，大難即將臨頭，人數已經大舉下滑的經濟系學生，更將離心離德，成群結隊大舉逃離，不是他們對於經濟學失去興趣，而是他們之所學，脫離現實社會既久，他們之所學，無法與當代世界的辯論，有所對話。

吾輩再也不能聽任如此孤僻自賞的學科，橫加於我們身上。吾輩之所請，絕無不可能之處，我們之所言，僅只是常情所通達。以此，吾輩之聲音，理當速速得到迴響。

刊於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，2001年3月號，第41期。